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二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二十)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

(911923)

本國學基
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二冊

每本書實價國幣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李 心 傳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五六一六七八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十七

【紹興三十年】十有一月乙亥朔。忠訓郎王瑀爲閣門祇候。

丁丑。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徐度守尙書左司郎中。直祕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廣問守尙書右司員外郎。

戊寅。皇姪常德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居廣爲華容軍節度使。以主祭踰十年也。

己卯。太常丞吳曾、祕書丞杜莘老兼權吏部郎官。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閒取而鬻之。在選二百人。遠客寒窶無所訴。莘老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

庚辰。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廣米斛方數十錢。而職田米乃令折價至三四千。監司守倖。利其豐於己而莫敢問。如永之祁陽。乃監司職田之所聚。爲縣令者。惟於諸司職租不。則薦削可盈。不知斯民何辜。而取其膏血以自媒也。按令。職田折錢而增直者計賊。望今後只令納本色。監司守倖毋得違戾。從之。御史臺檢法官薛良朋轉對。乞見任官毋得與部民結婚。秩滿仍不得於本處寄居。上謂輔臣曰。此等事。祖宗皆有成法。可申嚴行。下務在必行。詔。故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特贈左金紫光祿大夫。以其子金部員外郎紱言輔靖康末蠟書之勞。故有是命。

辛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傅知建州。用左正言王淮薦也。降授右通直郎新通判福州林

瑜知黃州。

壬午。邵州防禦使向超落致仕。知文州。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許尹薦超年未六十。筋力不衰。堪任將帥。故復令出守。

癸未。封永康縣主爲永嘉郡主。主。瓊王仲儷女。適權知閣門事張掄。

甲申。右承務郎趙益爲右承奉郎。益。鼎孫也。用其祖在相位時所遷官乞回授。權吏部尙書洪遵奉比附戰功人身亡許收使。特遷之。

乙酉。太常寺主簿李浩面對。時楊存中權寵日盛。浩爲上言。存中恩寵太盛。嬰兒過飽。恐非其福。上頗感其言。此據朱熹撰浩行狀修入。存中明年二月甲寅就第。大理司直陸禔爲太府寺丞。禔爲湯思退所厚。以祠官理考改京秩。論者非

之。初。殿前司遣將官往建昌軍招兵五百人。詔守貳同領其事。及是招足。守臣楊師中等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權尙書刑部侍郎黃祖舜試給事中。大理少卿張運權刑部侍郎。

壬辰。詔諸軍出戍戰守軍校天寒暴露。各賜帛一匹。

乙未。左朝請郎知黎州馮時行言。本州稅米並無正色。每石理錢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者。每石輸八千。不充者輸十千。乞爲定直。又乞禁官吏誅求土丁紅桑影木酥果之屬。其應于互市物貨。

仍不許見任官收買。皆從之。時行爲人廉正。而用法頗嚴。前是夷人入州互市者。率肆橫難制。至是。嚮服丙申。詔內外諸軍。毋得招收放停之人。如違。將佐重行責降。直敷文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王時升言。到官纔一考。擲節到浮費二十萬緡。乞以其半代民輸舊欠鈔鹽錢。執政言。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約。妄用。而代民輸。理宜褒錄。第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爲羨餘。侵漁百姓。可俟其政績有聞。與陞職名。後旬日。乃徙時升兩浙轉運副使。時升益都人。綱子已見。

丁酉。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上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模。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

戊戌。侍御史汪澈言。伏自陛下更化勵精以來。進賢退姦。興利除害。汲汲孜孜。求治如不及。而輔相未得其人。如湯思退。猶得偃然在羣臣之上。而秉國鈞。欲逃折足覆餗之譏。難矣。臣謹按思退。本無器識。更無忠亮。徒以工駢儷之文。嘗掇科目。飾諛言以奉秦檜。用選舉而私秦墳。夤緣超躡。徑躋樞近。自檜之死。一時支黨。悉從貶竄。而思退獨得漏網。陛下以其外若純篤。而不知其中實佞邪。偶因乏人。遂至大用。制下之日。人人駭愕。爲相以來。亦三閱歲矣。曾無一善之可稱。一事之可紀。其任情率意。凡所施爲。多拂公論。且匿名迹。遠權勢。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蔑視同列。擅威福以吝權。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此大臣之事也。

思退則專市私恩。務姑息以媚下。清儉化俗。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貪鄙無嫌。至於受三衙之餽。裁抑權倖。此大臣之事也。思退則脂韋固寵。至於結近習之權。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若夫望輕不足服士夫。則衆怨並興。德薄不足理陰陽。則天戒垂示。聞邊鄙之報。則相顧而無謀。觀將帥之驕。則制馭之無術。祖宗法令。或廢格而不用。臣僚章疏。多沈抑而不行。曾何忠國而爲民。率皆背公而植黨。如此等事。未可縷數。久玷鈞輔。物論沸騰。豈惟有妨賢路。實亦深負陛下所以委任責成之意。欲望早賜罷黜。以快中外之望。

己亥。武秦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道令再任。右朝散郎直祕閣充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悅道主管台州崇道觀。

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入對。上奏曰。臣伏見十月癸亥。日方過中天。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臣竊謂變不虛生。當有任其咎者。及觀本朝慶曆八年。京師一日無雲而震。仁宗皇帝謂張方平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亟命草詔罷之。今日之應。其陛下之大臣乎。宰相代天理物。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若得罪於天。必示警戒。雷比之號令。君道也。雲從龍之物。臣道也。今以陽氣潛伏之時。無雲而雷。是臣懷姦而乖其志於君。君震怒而發隱慝於臣。天變昭然。與慶曆之事。若合符契。臣謹按宰臣湯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志。本由章句薦麻要途。專於徇私。素無人望。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之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始以掌文衡。由意。及其子系彖。比及引。以致改存。潛死壽豕。直更化之初。四方賢才。號召未至。陛下姑且留之。

不旋踵而湯鵬舉爲御史。二人素通譜系。鵬舉首鼠顧忌。網漏吞舟。而思退且結約貴近。詭祕其迹。自是安若泰山。寢登輔相。而敢肆意矣。思退起於微官。卽登秦氏之門。一時耆哲。略無識者。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昵近小人。以爲心腹。盜名器而行以私恩。假威權而傾搖同列。有大議論。則皇皇而無謀。每臨事機。則迎合而自固。其負宿望者。陽交而陰沮之。其不附己者。中傷而決去之。曲庇豪強。馴致紀綱不振。多爲迴護。暗使風憲不立。土木雲擾於鄉郡。賄賂輻湊於私庭。每月俸金。則更會于他邦。而彊買良田。戚屬門人。則密諷於太學。而屢玷優選。姦僞萬狀。外示人以不疑。巧設機穿。陰伺閒隙。臣恐太阿之柄。倒持竊弄。無所不至也。然其罪惡。未若檜之甚者。以臺諫不由其門。未興狂獄。連縉紳之禍耳。自張孝祥、王希亮、邵大受、方師尹、祝公達、沈介之去。自知寡助。每憤惋不平。劉寶之罷兵柄。以迫於衆議。而思退先與之通書。若不得已。劉錡之召爲管軍。公議惟允。而思退密使人迎謁於前路。欲收其恩。身爲首相。四海具瞻。而舉動大率如此。正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有夏竦之姦邪。而無其才術。臣備位耳目之官。况覩天變。苟循默隱忍。是爲曠職。伏望陛下赫然震怒。寘之典憲。上以合仁宗皇帝之威斷。下以快天下之公言。編管人前右朝請郎王彥博死於靖州。

辛丑。右正言王淮入對。上奏曰。臣謹按宰臣湯思退。初無素望。可服時流。偶以文詞。僥倖科目。其於人事之終始。道德之旨歸。未嘗深講。而熟聞也。因緣秦檜引之要塗。年除歲遷。致位公宰。忘事君之大義。昧經國之遠猷。竊弄威權。動循覆轍。有識之士。固已寒心。而乃進用匪人。習成朋比。排斥異己。公肆誕謾。英俊

沈於下寮者老遺於散地。故其所得非一時柔佞。卽桀黠亡恥之徒。相與推擠。黷亂名器。雖布滿中外。適足以養成禍胎。不聞其長慮卻顧。爲國家建久安之策。成長治之業。命令出而輒更。官吏除而數易。假封駁以行其意。嫉風憲以沮其言。妄作聰明。陵轢同列。小遇事機。則相顧變色。莫知所爲。尙能持危扶顛。如古之所謂大臣者歟。凡此皆其小智自私。學未知道。物我之心。旣勝愛憎之情。遂遷黑白紛然。而方寸亂矣。豈不上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哉。臣身受異恩。職司言責。覩棟樑之將撓。知鼎足之必傾。緘默以居。咎將安在。輒采至公之論。上千不測之誅。伏望特垂英斷。將思退亟。賜罷免。博選耆德。以亮天工。臣不勝大願。右諫議大夫何溥言。臣伏見宰臣湯思退。本無學術。粗習辭章。容悅詭隨。偷合取寵。十餘年間。不出國門。而至兩地。當陛下更化之初。凡向時阿附之徒。斥逐殆盡。而思退以雅善結託。免於司敗之誅。因緣推排。遂至宰輔。不務改心易慮。以懲往失。而陰用其術。以箝制天下之士。凡不附己者。必託他事。以中傷之。而其所恃腹心之人。往往分布要地。繳駁推行。惟意所欲。閒有同列。稍或異議。則多方擠排。迄去而後已。尋常差除。雖筦庫之卑。例先招致。款曲密諭。使知歸恩之地。於是朝士靡然從風。莫不奔走其門。而不顧其他。專權自恣。擅作威福。本原浸大。末流濫以致溢。自非任言責者。與之抗衡立敵。時有以折其萌芽。則人主之勢。幾何不孤立而無助邪。夫宰相以用人爲職。要當以天下人才爲心。賢能所在。何閒疏戚。今思退動懷私意。必自己出。耳目所及。其能幾何。故便佞輕謾之徒。委曲傳會。陰有薦導。其言必行。由是小人成羣。布於中外。而州縣之間。被其毒者多矣。若夫忌嫉言者。甚於仇讎。凡所建明。故作沮格。至戒飭版

曹不得關報時事。近有姦臣獻間疏臺諫之策。大合其意。雖奴才鬼質。亦以侍從處之。察其自任之專。加以用人之失。使久在相位。其害將日甚於一日。眞賢實能。亦何路以自進哉。伏望聖明。洞照其情。駿發英斷。亟賜罷黜。以開賢才之路。以除禍亂之本。以快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則君子道長。有德彙進。而朝廷之勢尊。太平之基立矣。太府寺丞陸禋罷。右正言王淮論禋初乏寸長。惟以醫術遊士大夫之門。湯思退以其治母疾有瘳。擢置丞列。瀆亂流品。聞者駭愕。望賜罷免。故有是命。從義郎閣門祇候种法知永康軍。法自陳師道之子。別無人食祿。故除之。

癸卯。權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錢端禮入見。上言。近制初除從官。許論薦人材。以備擢用。竊見左朝散大夫邵知柔敦樸厚重。清介誠實。博通古今。邃於學問。左奉議郎魏杞力學能文。議論方正。事親孝。居官廉。左朝請郎吳芾奮自儒科。曉暢吏事。守正不撓。才力有餘。知柔見知袁州。杞知涇縣。芾見持服。乞俟任滿服闋。日召赴行在。量才錄用。從之。杞。壽春人也。芾。仙居人。已見。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臣等聞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古先聖哲立言垂訓。必以小人爲戒。以其蔽明害治。怙勢招權。故去之惟恐不亟。臣等近日論奏湯思退乞寘之典憲。聖度寬宏。未賜威斷。臣等因讀唐史。陸贄奏議。見贄反復論裴延齡姦蠹。其言君子小人之際。甚詳而明。至謂延齡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不恥。臣等謂此數語。正爲思退設。眞小人之雄也。思退初居政府時。秦氏旣敗。朋附掃

迹獨思退在焉。時其語曰：知不知，問進之，會不會，問思退。進之乃思退字。蓋甚言其秦黨而得免竄逐也。自登宰輔，政由己出，同列莫敢與之校。如王綸、賀允中，稍不詭隨，則多方抑之。終以睚眦不協，或稱疾或掛冠而去。大抵小人勝也。明揚人才，宰相之職。思退則不然。己所喜者，立致青雲。己所惡者，如視秦、越，以樸厚爲山野，以巧佞爲才能。專恣自用，動有猜妒之心。如孫道夫、蜀士也。慮薦其鄉之人，則黜之遠郡。葉謙亨，其所愛也。以別爲知己所稱，則怒而補外。故正人端士，恥登其門。而一時躁競側媚之徒，搖尾而希進。錯列中外，氣燄薰赫。方以類聚，無足怪者。至若每有差除之人，則必預延至私第，密以告之。權貴之家，或有干請，則阿意曲從。惟恐少忤。激賞等庫，皆用其平日所私之隸。使命出疆，必薦其親舊苞苴之輩。王囁、竄逐之罪人也。以其同類，遇所遣親密人來致書，思退必呼入宅堂，委曲問動靜而致意焉。不知果欲何所爲哉。凡有舉措，率背公營私。擅權植黨，欺罔君上，凌玩縉紳。是以唾罵形於里閭之談，嘲笑見於俳優之語。昔唐周墀入相，韋澳曰：願公無權。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天下治矣。烏用權。今思退反是。原所以陷溺其心者，由秦氏也。故臣等復以小人論之。伏望早賜處分。臣等不勝拳拳憤激之至。右諫議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言、臣近上章論列宰臣湯思退植黨營私，懷援迷國，乞賜罷黜，俯伏俟命。未蒙施行。仰惟陛下體貌大臣，務全恩意，使之自圖進退。曲盡始終。然以思退之在相位，顯權自恣，擅作威福，箝制天下。大率效秦檜所爲。臺諫劾章，猶未足以當其罪惡。謂朝奏暮斥，庶幾少快天下之望。豈可以大臣罷政常禮遇之，使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哉。漢法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即時

布衣出府。免爲庶人。有他過。則乘棧車牡馬。放歸田里。今思退之罪惡暴著如此。蓋不止於不勝任及他而已。而陛下待之之禮太過。此中外所以未喻。而臣等所以惶惑而未能自定也。況思退平時詭譎。動輒任數。竊恐遷延顧望。別生事端。欲望特發宸衷。早賜斥逐。使觀聽釋然而無疑。天下幸甚。

十有二月乙巳朔。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翰林學士洪遵草制。略曰。思退蚤繇在簡。亟上青華。迨予更化之初。實首本兵之寄。寢隆物望。越秉機衡。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嘖有。著此爲洪遵罷翰林張本思退在相位踰三年。初。命臨安府印造。

會子。許於城內外與銅錢並行。至是權戶部侍郎兼知府事錢端禮。乞令左藏庫應支見錢。並以會子分數品搭應副。從之。東南用會子自此始。

丙午。同安郡主卒。賜其家銀帛百匹兩。主益端獻王女也。侍御史汪澈言。伏觀湯思退罷相。播告之初。訓獎過當。公論洵洵。須至冒陳。臣等聞祕殿隆名。所以褒碩德。殊庭厚祿。所以養眞賢。惟進退之得宜。斯授受而爲稱。若時思退。爲國具臣。當故相醜正之時。遂鄙夫患失之志。逮經更化。分合投閑。巧爲媚竈之辭。遂致吞舟之漏。遷延歲月。叨竊鈞衡。背公營私。專權植黨。所進用者皆姻戚。所昵比者爲姦邪。以林覺之庸鄙。而掌版曹。以沈介之僉壬。而居省闈。葉謙亨坐外交而罷右史。方師尹由內授而擢左司。張孝祥猶有童心。聽其誑說。邵大受眞若鬼質。納其陰謀。初不恤於人言。但力行其私意。至於臺省之遷擢。筦庫。

之差除。悉諭意於數日之前。欲受恩於一門之內。輕視同列。旁若無人。謀不僉詢。事皆專決。朝廷除目既下。擅自更張。臺諫封章上聞。率爲沮格。錄其專恣之罪。合在譴呵之科。縱未正於典刑。豈宜加以寵數。願垂睿斷。俯徇至公。追褫職名。寢罷祠祿。仍降章疏。付外施行。使天下共悉其愆。尤知朝廷不阿於貴近。用以警衆。不亦宜乎。初。澈等再論思退。欲鑄其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思退未有得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閒。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右諫議大夫何溥等言。臣等嘗論奏湯思退姦邪。已蒙威斷。賜之罷黜。告庭既退。公論尙喧。臣等竊以爲有大不可者。思退貪鄙之狀。見於前後。居官市井之人。皆能縷言。其在侍從也。蘇簡爲處守。嘗以五百緡贈思退母之父。而得還其母。又有妹夫梅琦者。毆僧致死。簡諷麗水令張禔枉其獄。而出琦之罪。以此二事德簡。雖病。且僂力欲薦揚以報之。以至在翰苑。則因行權貴之詞。而受金二百兩。以公用錢置私物。亡慮數百緡。其在相位也。石邦哲居越。與思退之壻高翥遊。邦哲藉翥以求差遣於思退。始捐千畝之田。低價以售。既立券矣。思退乃悟其非。命翥取元金而還其田。邦哲欣然歸之。思退不折券而懷之如故。乃除邦哲福建參議官。田與金皆不可得。邦哲對人每宣言之。至若青田之潘集。平江之張棗。會稽之詹承宗。括蒼之潘景珪輩。率家計鉅萬。厚以財賄肆行交結。思退或與之連姻。或與之補吏。又如貨縑帛於鄉郡。糴俸米於近州。責其倍償。公私咸擾。政事堂不造食。而折見錢。權要以時新而絡繹供饋。享萬鍾之祿。績效蔑如。更務貪鄙。都人號之曰養家宰相。亦可恥矣。祕殿降名。眞祠厚祿。非勳賢不居。思退何有於是。臣等職司

言責不敢但已。伏望聖慈。亟賜褫奪。追寢。以絕紛紛之議。仍降出臺諫累上章疏。庶使天下曉然知罪惡之不可掩如此。

丁未。詔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湯思退落職。依舊宮觀。

戊申。左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爲軍。乞自今軍下不許收刺。遇有闕額。均下諸州招填。庶幾軍無闕額。民獲安堵。樞密院亦奏其弊。且言。三衙見管官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欲令以今歲終兵帳立爲定額。宰執進呈。上曰。兵不貴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緡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見管兵帳爲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爲定額。日下住罷。光遠又言。本州歲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觔。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罷之。是日上謂大臣曰。朕頃見秦檜論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術如何。恐招物議。似未爲確論。且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若之何。盡知其心術。朕謂果知其賢。固當用之。不然。採之公論。國人皆曰賢。如何不用。借使繆濫。旋行罷黜。亦惟公論。但不容私意。無不可也。

宋史全文。史臣曰。爵位公器也。是非賢不肖。公論也。探之公論。而任以公器。設有不如所任。又從而去之。在我無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義也。奈何徇一己之私見。以未知其心術而遽

棄焉。嘗觀趙鼎薦用臣僚。後乃奏罷。而上謂鼎非護短。益以重之。又曰。張浚用趙哲。曲端。劉錫。見其有過。卽加重譴。其措置未爲有失。何得輕用言者以罪浚。嗚呼。檜之罔上。而上察之。盡公浚之無罪。而上知之。所謂明矣。

初。知瓊州定南

寨。劉薦貨黎人王文滿銀馬香錢。而不償。文滿怒。率其徒破定南寨。薦遁去。其子爲所執。文滿遂掠臨高。

澄邁二縣。廣西轉運判官鄧祚時爲瓊管安撫。調士兵擊文滿。逐之。奪其田。以賜有功者。至是以聞。黎南海四郡島上蠻也。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者。名熟黎。皆椎髻跣足。男子常帶弓矢。喜讎殺。女工紡織。得中國綺綵。折取色絲。和木綿。挑織爲軍幕。又純織木綿。吉貝爲布。與省民博易。其居處。架木爲兩重。上重以自居。下以畜牧。地產沈水。蓬萊諸香。爲香譜第一。漫山皆檳榔椰子。亦產小鳥翠羽。黃蠟之屬。閩商值風水。蕩去其貲。多入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外。始是州縣。大抵四郡各占島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無路通。朱崖在島南陲。既不可取徑。則復浮海循島西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云。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劉一止卒。年八十二。一止樂易長者。聞人有少善。率稱道不容口。夜。白氣如帶。東西互天。

己酉。詔三衙官軍。並以今年歲終。月分。見管人數爲額。日下住招。自今有闕。並申樞密院取旨。下諸郡招填。用本院奏也。太學博士鄭聞言。太學補試弟子員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舉人居本州縣學滿一年。三試中選。及不犯罰者。州縣報明給據。聽赴補試。從之。言者論近太府寺選官。檢視左藏庫。有剩物計值十四萬七千餘緡。乞依天聖故事。拘管入帳。不得將剩數比折欠少。仍於京朝官諸司使副內。選委有風力。屢更事任。可以倚仗之人。爲庫官。從之。右文殿修撰知綿州孫道夫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壬子。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守著作佐郎。太學博士鄭聞爲太常博士。

癸丑樞密院言三衙官兵已立定額江上諸軍理宜一體詔鎮江建康府江池鄂州駐劄御前諸軍並以奏到九月分見管兵帳爲額內江州荆南府有未招人數聽招足日住招應諸軍日後有關具數申樞密院招填國子博士劉藻兼建王府小學教授侍御史汪澈言諸路經總制錢以十九年爲額其數太多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賦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閒酌中之數爲額先是曹泳在版曹始立定額其後李邦獻賀允中黃祖舜數以爲不可而其言不行

並見紹興二十六年

及是陳康伯進

呈上曰可令戶部具十年中數立爲定額仍比十九年數減多少十年內通欠若干若不與除放及減歲額恐虛掛簿書又慮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於是批旨行下

〔按〕紹興中東南諸路經總制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乃又多於紹興十九年之額不知何故當考

既而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黃應南入見又請盡除遞年積欠經總制錢從之

乙卯宰執奏累有臣僚論知縣庸懦不職上曰知縣若非賊私慘酷依祖宗朝與兩易其任不理違闕此良法也侍御史汪澈言太常博士朱熙載嘗以贓罪被斥湯思退引在奉常情同膠漆祕書省正字查籥爲洪州司戶諂事張常先任滿造都知張孝祥爲思退所喜卽走其門孝祥以氣類之大相稱引逮孝祥之去恃籥以爲心腹使之刺探時事每與思退書皆籥密爲傳送詔並罷

〔按〕籥在館中以論事稱今年十月乙丑面對不家所言何事也

丙辰武德大夫建康府駐劄御前第三正將王玘降一官放罷以都統制王權劾其強刺民爲軍故也

初右奉直大夫直顯謨閣續燾以常職故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許之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楊邦弼言其非舊制封還錄黃

丁巳進呈陳康伯奏此由秦檜放行王晌等三人致援例者衆實違令甲上曰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朕因思霍光專政廢昌邑殺許后威震天下魏相乞除奏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宣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

戊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太常丞兼權吏部郎官吳曾素乏鄉譽昨以上書得官因挾命術遊時相之門敢爲大言士流嗤鄙今處銓曹懵不曉事詔曾與在外宮觀

己未左朝散郎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莫特降一官莫前知瀘州續燾爲本路漕爲屬吏宇文紹直求補發薦牘莫許之矣既而郡以爲燾所結莫怒以燾私書申三省及御史臺右諫議大夫何溥論莫非士大夫之所宜故有是命紹直時中孫也初廣右土丁自熙寧間有詔五丁取一免其科役每一年在縣一年在州自仲冬至次年正月終分番三日一閱取事藝最高者二分先放之至是州縣多以土丁供雜役每遇放免則或取其錢議者以爲言詔禁止

庚申詔春秋三傳非係釋經處毋得出題以取士用右正言王淮奏也自秦檜擅權舉人對義者多附會時政曲經旨故淮奏及之